

「字码头」读库·辽宁舰

谁能摩挲爱情

孙春平
◎ 著





「字码头」读库·辽宁舰

谁能摩挲爱情

◎ 孙春平
著

 大连出版社
DALIAN PUBLISHING HOUSE

© 孙春平 201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谁能摩挲爱情/孙春平著. —大连: 大连出版社, 2015. 11

(“字码头”读库. 辽宁舰)

ISBN 978-7-5505-0981-8

I. ①谁… II. ①孙…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14954号

谁能摩挲爱情

SHUI NENG MASA AIQING

出 版 人: 刘明辉

策划编辑: 刘明辉 李 岩 张 波

责任编辑: 李 莹

封面设计: 林 洋

版式设计: 张 波

封面绘图: 孔昭平

责任校对: 张丽娜

责任印制: 阎 骋

出版发行者: 大连出版社

地址: 大连市西岗区长白街10号

邮编: 116011

电话: 0411-83620442 0411-83620941

传真: 0411-83610391

网址: <http://www.dlmpm.com>

E-mail: dlszhangbo@163.com

印 刷 者: 大连图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各地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30 mm×195 mm

印 张: 10.25

字 数: 180千字

出版时间: 2015年11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5-0981-8

定 价: 2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孙春平

满族，1950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当过知青、铁路工人、市文联主席、辽宁省作协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江心无岛》《蟹之谣》《县委书记》，中短篇小说集《老天有眼》《怕羞的木头》《公务员内参》等，作品曾获骏马奖、东北文学奖、辽宁文学奖、《小说月报》百花奖、《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人民文学奖、《中国作家》奖、《上海文学》奖、金麻雀奖等奖项。另有影视剧编剧《爱情二十年》《欢乐农家》《金色农家》等多部。

目录

SHUI NENG MASA AIQING

谁能摩挲爱情	001
拆了墙是一家	031
包工头要像鸟一样飞翔	058
地下爱情	078
彭雪莲的第二职业	106
学者出行	138
纠结的老院公	148
换个地方去睡觉	172
何处栖身	190
贺年片	213
皇妃庵的香火	231
无奈亲情	258
乡村选举的乐子	284
作局	296
黑土蕴绿 活水生春	310

——孙春平近年小说创作研究

谁能摩挲爱情

二十多年前，我在红星机械厂当工人，因兼着一个车间的团支部书记，用在我那台铣床上的工夫反不如组织开会学习和带领青年工友们搞活动的工夫多了。车间里的青年男女占了所有职工人数近一半，车间主任许殿元又一再鼓励我“很有这方面的两把操儿（本事）”，我也就乐此不疲地充当起了“青年领袖”的角色，自我感觉不错。

青年人的工作可不仅仅是唱唱歌打打靶，或者是到厂外搞搞学雷锋做好事之类的活动，大量的的是要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而思想工作又多是围绕着“搞对象”转。青年人嘛，爱情故事比机床上的螺丝疙瘩还多。张三和李四好了，中间又突然插进个王五，王五背后可能还有个死追着他的单相思，这样一来，师兄弟反目动了拳头，师姐妹成仇互相啐了脸皮的事便时有发生。车间里的年轻人过百呢，人一过百，便形形色色，什么样的哭哭笑笑恩恩怨怨的故事闹腾不出来？一发生这类情况，许殿元就很烦躁地对我说：“快去摩挲摩挲，这些生荒子呀！”



以我的理解，这个“生荒子”含了两层比喻，一是指从未开垦耕种过的生荒土地；一是指尚未上过犁套的牯牛蛋子，所谓不怕虎的初生牛犊是也。以生牯子比未婚男性，以生荒子喻待嫁女子，都挺形象贴切。而摩挲则有开导摆平的意思。车间主任许殿元是从辽西乡下走进城里来的人，平时说话常夹带着一些这样土得掉渣的方言。见他脸上有阳光灿烂，小青年们便蹬鼻子上脸，当他面故意学说这类话。但当他脸色阴沉凶狠训人时，小青年们便背过脸去努鼻子，小声嘀咕，土老帽样儿，不信城里人改造不了你！

可有些事能摩挲，有些事就难摩挲，莫说我，就是换了古时苏秦今时基辛格，也是休想摆平的。人家是铁了心的，你还摩挲个什么！比如冯新柳和杜志民的事，就闹得几乎满厂皆知，却让我干瞪眼空攥拳，弄得我在领导和青年人面前显得很没水平很没面子。

冯新柳是车间工具室的保管员，人长得清秀，为人也温和。车间里的小伙子们常拿了管钳刀具围在工具室的窗口前没话找话，她完全知道那些人的醉翁之意，却从来不烦不恼。就是听了一些很露骨的挑逗话，也只是秀眼微微一瞪，回一声“不怕我骂你呀？”算作了警告。她看中的杜志民却偏偏是个很少到工具室去的人。杜志民是车间技术员，高高挑挑的个儿，浓眉大眼的脸儿，闲时爱读书，忙时车钳铣刨都能操练上阵、横拨竖挡，

是当得起车间主任半拉家的一个人物。工友们私下猜测，许主任真要一提升或一调转，车间里的第一把交椅就非杜志民莫属了。冯新柳和杜志民对上了象，让车间里那些尚未有主的花季女孩很是眼气了一阵子，但也只是眼气而无力竞争。杜志民的确是车间里最优秀的小伙子，冯新柳也确实是车间里最出色的姑娘，早晨两人双双骑车而来，午间两人找一角落，饭盒摆在一起，你恭我让甜蜜得似一对鸳鸯。这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人们只等着吃喜糖了。

可在等待吃喜糖的日子里，事情偏就六指抠鼻子，出了岔头。先是厂门外一到下班的时候就出现一个粗粗胖胖、个头不高的小伙子，穿了一身洗得发白的绿军装，倚靠在一辆发光锃亮的凤凰牌自行车后座上，一见冯新柳出了厂门就跨车追过去。那个年月，旧军装和新凤凰车都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有知情的就传出话，说那胖子是冯新柳中学时的同学，刚转业回来，分在了市里的一个机关，靠的是老爹的关系，他爹是市里的一个局长。别看冯新柳和杜志民甜蜜得让车间里的姑娘小伙子们眼气，真见外人要来插杠子，眼气的人们立刻表现出了同仇敌忾的样子。姑娘们撇嘴，呸，局长爹有啥了不起，就那半猪半熊似的德行，我都看不上眼，还想吃天鹅肉啊！小伙子们则互相撺掇，说那癞皮狗不识斤两再敢来，咱们胖捶（揍）他一顿，先叫他满地爬着找牙。



这话不知怎么传进了许殿元的耳朵，主任就叮嘱我，你眼珠子瞪大点儿，别出事。我说，小冯又不傻，这点儿香臭还分不出？再说，一家女，百家追，你让我狗拿耗子啊？许主任说，拿耗子就拿耗子，拿住耗子才显得出你的本事，咱车间不用另养猫了。许主任话是笑着说，神情却是极认真的。可我又有什么本事，吓得我一下班就在厂门口转，只怕事情出在眼皮底下，只要离开这一亩三分是非地，就是谁把那小子拍成肉饼子也怪不着我了。

接着就是人们发现杜志民和冯新柳开始出现摩擦。午间两人还是坐在一起共进午餐，但吃饭时已不再那么你恭我让，而是边吃边小声争辩什么，有时争得冯新柳把勺子往饭盒里一摔，叭地盖上盒盖，坐在那里生闷气。杜志民也不妥协，闷着头继续吃，只是速度明显慢下来。有了这么两三次，再见两人小声争辩时，便有好事的找了因由往跟前凑，可两人立时警觉，再不说话。于是小青年们便猜测两人究竟在为啥事费口舌，或说是为筹备结婚，小冯不满意杜家干打垒的房子和拿不上台面的彩礼吧？立刻就有人反驳，说能吗？就凭冯新柳的心气，即使心里一百个不满意，也是断不会说出口的。又有人说那就是因为那个局长的肉滚儿子，杜志民肯定对有人伸腿插杠心里不满意。又有人反驳，说不满意就学普希金，找那小子决斗去呀，跟小冯争个脸红脖子粗算什么

本事，小冯又没说老太太擤大鼻涕，甩了你。有不知道普希金的就问，普希金是谁？回话的撇嘴，说普希金都不知道，那是俄国的大诗人。问的同样撇嘴，说诗人就诗人呗，你把嘴撇个瓢儿似的干啥，有本事你给我背两段普、普那啥的诗。回话的便窘住了，真的背不出来。我们那一茬青年人，基本都是初中毕业，出口能背诵的除了“四海翻腾云水怒”就是“锄禾日当午”之类的句子，能知道普希金的就有资格撇嘴了，要是再会背几首普希金爱情诗的可就过犹不及，那不再是学识和修养，而会被当成思想意识不健康的流氓问题，会的找犄角旮旯没人的地方背去，在大庭广众面前，谁敢？

接下来的情况越发严重。有一天中午，冯新柳突然端了饭盒径直回了工具室，回脚一钩，还把大铁门咣的一声重重锁死了。杜志民端了饭盒还坐在角落里原先的那个位置，孤单单没滋没味地吃，也不肯去工具室哄哄劝劝。工具室在车间的西北角，里面又潮又暗憋憋屈屈，还有非常浓重的机油味，不然午饭时两人早躲到那里去共享甜蜜了。眼前突然少了甜蜜一景的人们那顿饭也都吃得很没味道，一个个哑了嘴巴，再没了往日边吃边逗笑的兴致，眼睛却不时地往杜志民那儿溜，都觉得孤雁可怜，却又不知如何是好，是往他那里凑凑呢，还是把他往大伙儿这儿叫叫呢？

两人分而食之的情景一连出现了三天，到了第四天，



更严重的突发事态就越发叫众人傻眼了。那天，杜志民刚刚取回饭盒坐在自己固守的位置，就见车工林悦捧了饭盒旁若无人地走了过来，坐在冯新柳原先的位置上。杜志民怔住了，竟一时僵僵的不知该怎么好。林悦爽朗一笑，大声说，咋，不欢迎啊？不欢迎我滚蛋。杜志民忙点头挤笑，欢迎，欢迎。

林悦有些假小子的性格，说话做事风风火火，无遮无掩，爽快泼辣，人虽不及冯新柳清秀俊丽，却也皓齿亮眸，白皙端庄。此时，在众目睽睽之下，林悦打开饭盒盖，先夹了一块排骨往杜志民饭盒里送，杜志民忙推拒。那林悦便仍爽声朗气地说，咋，小冯的你吃，我的你就不吃，我的有毒啊？杜志民哪能再拒，只好接下了，忙又从自己饭盒里舀出一勺蛋炒瓜丝回敬。林悦也不客气，麻溜儿地端起盒盖接下了，夹进口里嚼了嚼，大声称赞，说好吃好吃，是你自个儿炒的还是你妈的手艺？杜志民小声应了一句什么，众人没听清，可听得清的是林悦的嗔怪，说那你往后可得自己下手，男人有点儿这方面的手艺不算丢人，过的就是日子嘛，你说是不？

车间里带午饭的人不少，眼见了这一幕的面面相觑，眼神里都流露出了无言的疑惑与忧虑。人们把目光不由得又向工具室投去，工具室的窗户正对着那个角落，冯新柳不会看不到这一幕，除非她闭上眼睛睡起了大觉。可工具室的门窗一直紧闭着，里面如同无人一般，冯新

柳真的就这样心甘情愿安安静静地退出和放弃了吗？

其实人们最大的忧虑还不在冯新柳，而是车工班的班长靳勇。靳勇比林悦入厂早两年，技术在车间里屈指可数。小伙子长得虽不及杜志民高大英俊，却敦实精壮，为人少言寡语，给人一种难测深浅的感觉。大家都知他早在追林悦，林悦车床上的活计忙时，他会不声不响地把一些加工好的工件放到林悦床子旁，赶上下夜班，他则不声不响扶着自行车等在车间大门口，一直将林悦送回家才扭头蹬车而去。但林悦对靳勇却一直采取不即不离的态度。车工班吃午饭时团团围坐在一起，靳勇总是默默地坐在林悦旁边，靳勇给林悦夹菜她不拒绝，可别的男工友有同样的表示她也毫不客气地接受；靳勇悄悄塞给她一张晚上的电影票，她高高兴兴地接受下来，可转过身又会高声亮嗓地问别人是不是也去，把一切都弄得很光明正大，常弄得靳勇喜也不是，恼也不是。但工友们早就认定了靳勇和林悦必成一对，说靳勇“凿”，有韧劲儿，啥样的女子也怕缠郎，况且靳勇也并不是配不上林悦，也许两人会突然有一天把喜糖天女散花似的撒向满车间。所以在眼下令人抢眼的一幕前，人们除了关注工具室的动向，又在偷偷地溜望靳勇，看他此刻的神情，又猜他会有什么令人不测的动作。可此时的靳勇竟是一副稳坐钓鱼台的姜太公模样，仍是津津有味地埋头大口吃嚼，对林悦在杜志民面前的表现似乎完全不知



不觉，甚至连他们大声说话的声音都没听到。于是便有人低声感叹，我操，这小子不是脑子有病，就是早有了老主幺子（铁定的主意），整不准要喝哪壶药啊！

如此情景竟从这一天起，每天中午如出一辙地重复下去，冯新柳仍关死了工具室自守天地，只是脸色日渐灰暗，勉强的笑意也不再那般灿烂；林悦也仍是坚持主动出击，大大方方去陪杜志民共进午餐，只是说笑声再不似第一天那般搞现场直播，而是日渐低弱，已有了秘不示人的色彩；一成不变的是靳勇，还是那个位置那个姿态大口吞嚼自得其乐，也还是主动帮助林悦加工工件和清擦车床，赶上下夜班，也还是骑车跟在后面。处于漩涡中心的杜志民也仍绷着，不主动去找冯新柳求和，也不拒绝林悦一眼见底的亲近表示，他早就是车间里的骄傲王子，像开屏的孔雀一样一如既往地展示着他的高傲姿态。许主任家离厂子不远，每天午间回家用餐，可数日之后，对这事也全然知晓了。他对我说，老天炸多大的雷都不可怕，怕的是闷起来没完没了，发大水的年头都是这么憋闷出来的。你赶快去给我摩挲，早筑堤坝备蓑衣，有屁就叫他们痛痛快快给我放出来，响屁不臭，这么死憋着的才早晚臭死个人！

其实许主任不说，我也知这事得抓紧想招找辙了。我的“摩挲”手段有限，又不好把他们四位聚在一起开民主生活会，也只能分别谈谈心了。我认真认真地权衡

了一番，觉得此事的关键在林悦的乘虚而入，只有她及时拉下感情的大闸，潜在矛盾才有不至于激化从容解决的可能。我依此分析而制定的谈话顺序是：林、冯、靳、杜。

可“摩挲”在第一关口就遇到了不肯屈服的陡起峰峦。未及我拐弯抹角地把话说完，林悦已直通通地自点了主题：“不用说了，你的意思我明白。那我也明明白白地告诉你，我早就喜欢杜志民，从心里喜欢。可以前杜志民跟冯新柳好，我咋喜欢也不能往里插杠子，咱宁可在家里当一辈子老姑娘也不能干那种缺德事，你说对不对？可眼下冯新柳不想跟杜志民好了，那还不许我跟他好啊？我有追求爱情的权利吧？我和杜志民一个大丫（大姑娘），一个大小（小伙子），还都没结婚，光杆溜直的一个人，好和不好都不犯法吧？也没违背厂纪厂规吧？”

我无言以对，闷了半天，才说：“这个事……不是还牵扯进别人嘛。靳勇是多好的一个人——”

林悦立刻打断我：“我说靳勇不好了吗？世界上的人多了，我看你也挺好的，我还能见谁好就跟谁搞对象啊？那是恋爱呀还是乱爱呀？”

我落荒而逃，再去找冯新柳。文文静静的冯新柳给我的回答却是早经过深思熟虑的绕口令：“我认为可爱的人我就去爱，我不再认为他可爱我就可以不爱，别人



看他可爱尽可以去爱，他看别人可爱也尽可去爱别人，我无权干涉他，他无权干涉我，我也无权去干涉别的什么人。这就是我的态度，我不想多作解释，行吗？”

每句话都似有所针对，每句话又都显得很虚飘。我想再多谈一些，冯新柳却金口难开，再不说话。我起身离去时，她将我送到工具室门口，我忍了又忍，还是把憋在心里好久的那句话说了出来：“厂门外常来接你的那个人除了爹是官，从哪儿看也比不上小杜，你可要顾及一下你在工友们眼中的形象啊。”

冯新柳脸白了白，终于喃喃地又嘀咕了一句：“人各有志，爱无定则，谁愿咋想咋想吧。”

这是一句颇含玄而论道味道的话，竟让我琢磨了许多年。

我再找靳勇。他的深不可测无疑将是我的“摩挲”工作中最大的难点，也是重点，只要他不主动滋事扩大事端，其实一切也就可以顺其自然了。我开宗明义，强调他必须冷静，女孩不再喜欢你，或者别人争取去了你所爱女孩的芳心，都是未婚男女中很自然很平常的事情，不为恋人，还可以是好朋友好同志，只是不能成仇人。再说，天涯何处无芳草，强扭的瓜不甜，你这么优秀的青年，还愁找不到一个倾心陪伴你一生的人吗？我又进一步筑堤疏导，信誓旦旦地为他打包票，说只要你信得过我，这事包在我身上，我一定尽快帮你物色一位让你

可心的人。这番话是我酝酿再三精心准备的，惜语如金的靳勇果然给我的是百慕大一样的神秘淡笑和承诺：“出水才见两脚泥呢，我又不是普希金。”

“我不是普希金”的承诺让我躁心稍安，也多少给了我一点儿成功感。靳勇指的是不会去学普希金为恋情决斗，而绝不是普希金的吟哦爱情。剩下的最后一个谈话对象因为和我一样，都是在车间办公室常走动的人，彼此日常交往要比那几个人多得多，因此说起话来就更少些顾忌。我问杜志民，到底因为什么跟小冯闹得这么僵？杜志民沉吟了一下，给我交了底儿：“她让我复习功课去考大学。”

往事叙述到这里，我需要交代一下此事发生的具体时间了。这是1978年的春天。数月前的1977年秋季，国家恢复高考，我们车间近百号年轻人竟然只有冯新柳一人进了考场，是静悄悄一个人去的，也是静悄悄无波澜的结果。我们那荏苒胸无点墨的年轻人缺的是自信，多的却是已捧了国有企业铁饭碗的满足，须知有多少同龄人还在山野间撸锄杠呢，扔了工资去念“知识越多越反动”的书，丢下领导阶级的高贵去当什么三孙子样的“臭老九”，没路可走的人才会做出那种傻透了腔的选择。我想了想说，你不想考，可以慢慢跟她解释，何必搞得阶级敌人似的？杜志民说：“可她非让我考，说我的底子比她厚，脑子也比她好，现在就抓紧复习，或许会有